

21 世纪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平台建设系列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下)

● 刘建军 主编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1 世纪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平台建设系列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下)

(20 世纪西方文学)

● 刘建军 主编 杨明娟 彭利儿 副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上、下) / 刘建军主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6

ISBN 7-5059-5266-8

I.外…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1342 号

书 名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上、下)
主 编	刘建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莲瑞
责任校对	所 飞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姚莲瑞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31.5
插 页	4 页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266-8
定 价	5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p.com>

目录

20 世纪西方文学

- | | | |
|-----|------------------|-----------------|
| 1 | 《约翰·克里斯朵夫》(节选) | [法国] 罗曼·罗兰 |
| 12 | 《追忆逝水年华》(节选) | [法国] 普鲁斯特 |
| 35 | 《邻居罗西基》(节选) | [美国] 薇拉·凯瑟 |
| 51 | 《普拉特尔的春天》 | [奥地利] 茨威格 |
| 64 | 《一间自己的屋子》(节选) | [英国] 弗吉尼亚·伍尔夫 |
| 78 | 《地洞》 | [奥地利] 卡夫卡 |
| 97 | 《在一个地铁站》 | [美国] 庞德 |
| 100 | 《毛猿》(节选) | [美国] 奥尼尔 |
| 118 |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 [英国] 艾略特 |
| 125 | 《城市大地狱》(节选) | [俄国] 马雅可夫斯基 |
| 128 | 《诀别的歌》 | [俄国] 阿赫玛托娃 |
| 131 | 《冬天的梦》(节选) | [美国] 菲茨杰拉德 |
| 145 | 《豹》(节选) | [意大利] 兰佩杜萨 |
| 157 | 《烟雾》 | [意大利]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
| 160 |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 [美国] 福克纳 |
| 171 | 《交叉小径的花园》 | [阿根廷] 博尔赫斯 |
| 183 | 《宴会》(节选) | [波兰]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
| 192 | 《一只出卖的枪》(节选) | [英国] 格林 |
| 209 | 《卧室》(节选) | [法国] 萨特 |
| 225 | 《胎记》 | [俄国] 肖洛霍夫 |
| 236 | 《风暴眼》(节选) | [澳大利亚] 怀特 |

252	《我站在这里熨衣服》	[美国] 蒂莉·奥尔森
262	《局外人》(节选)	[法国] 加 缪
279	《金色笔记》(节选)	[英国] 莱 辛
293	《愿望》	[英国] 菲利普·拉金
295	《归途》	[法国] 罗伯·格利耶
302	《分成两半的子爵》(节选)	[意大利] 卡尔维诺
314	《嚎叫》	[美国] 艾伦·金斯伯格
329	《铁皮鼓》(节选)	[德国] 君特·格拉斯
343	《百年孤独》(节选)	[哥伦比亚] 马尔克斯
357	《动物园的故事》	[美国] 阿尔比
372	《谁都笑不出来》(节选)	[法国] 米兰·昆德拉
389	《秀拉》(节选)	[美国] 莫里森
400	《橡皮狗》(节选)	[匈牙利] 莫勒托瓦·久尔吉
411	《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人情味》(节选)	[美国] 德里罗
426	《送菜升降机》	[英国] 品 特
441	《英国病人》(节选)	[加拿大] 翁达杰
455	《喜福会》(节选)	[美国] 谭恩美

约翰·克里斯朵夫（节选）

[法国]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1866—1944）是20世纪前期法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平战士。罗兰出生于法国的一个中产者家庭，从童年时代就特别喜爱音乐和文学。1889年从巴黎高等师范毕业，学习文学和历史。后在巴黎几家中学和巴黎大学教授音乐史课程。在90年代中期不由自主地为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但是，他要的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的思想是充满矛盾的。罗兰1912年完成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获得巨大成功，也因此获得1913年法兰西学士院文学奖以及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还先后撰写了《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等名人传记，以及《群狼》等戏剧。

第一部 松动的沙土

摆脱了！……摆脱了别人，摆脱了自己！……一年以来把他束缚着的情欲之网突然破裂了。怎么破裂的呢？他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奋发之下，所有的锁链都松解了。这是发育时期的许多剧变之一；昨天已死的躯壳和令人窒息的往昔的灵魂，在发育时期都被强毅的天性撕得粉碎。

克利斯朵夫非常畅快的呼吸着，可不大明白自己有了什么改变。他送了高脱弗烈特回来，寒气凛冽的旋风在城门洞里打转。行人都低着头。上工的姑娘们气忿忿的和望裙子里直钻的狂风撑持；她们停下来喘着气，鼻子和腮帮都给吹得通红，脸上露着愤怒的神色，真想哭出来。克利斯朵夫可快活得笑了。他所想的并非眼前的这阵风暴，而

是他才挣脱出来的精神上的风暴。他望着严冬的天色，盖满着雪的城市，一边挣扎一边走路的人们；他看看周围，想想自己：一点束缚也没有了。他是孤独的……孤独的！多快乐啊，独立不羁，完全自主！多快乐：摆脱了他的束缚，摆脱了往事的纠缠，摆脱了所爱所憎的面目的骚扰！多快乐：生活而不为生活俘虏，做着自己的主人！……

回到家里，浑身是雪。他高兴地抖了抖，像条狗似的。母亲在走廊里扫地，他在旁边走过，把她从地下抱起，嘴里唧唧啾啾地亲热地叫了几声，像对付小娃娃那样。克利斯朵夫身上全给融化的雪弄潮了；年老的鲁意莎在儿子的臂抱里拼命撑拒，像孩子般天真地笑着，叫他做“大畜生”！

他连奔带爬地上楼，进了卧室。天那么黑，他照着小镜子竟不大看得清自己。可是他心里快活极了。又矮又黑，难于转身的卧房，他觉得差不多是个王国。他锁上门，心满意足地笑着。啊，他终于把自己找到了！误入歧途已经有多少时候！他急于要在自己的思想中沉浸一番。如今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像一口宽广的湖，到了远处跟金色的雾化成一片。发过了一夜的烧，他站在岸旁，腿上感觉到湖水的凉气，夏日的晨风吹拂着身体。他跳下去游泳，不管也不在乎游到哪儿，只因为能够随意游泳而满心欢喜。他一声不出，笑着，听着心中无数的声音：成千累万的生命都在里头蠢动。他头在打转，什么都分辨不清了，只哑摸到一种目眩神迷的幸福。他很高兴能感觉到这些无名的力，可是他懒洋洋的还不想马上加以试验，只迷迷糊糊地体味着这个志得意满的陶醉的境界，因为自己的内心已经到了百花怒放的季节，那是被压了几个月而像突然临到的春天一样爆发起来的。

母亲招呼他吃饭了。他昏昏沉沉地下楼，好似在野外过了一整天以后的情形；脸上那种光彩甚至使鲁意莎问他有什么事。他不回答，只搂着她的腰在桌子周围跳舞，让汤钵在桌上冒气。鲁意莎喘着气喊他做疯子；接着她又拍着手嚷起来。

“天哪！”她很不放心的说，“我敢打赌他又爱上了什么人了！”

克利斯朵夫放声大笑，把饭巾丢在空中。

“又爱上了什么人！”他喊道，“啊！天！……不，不！那已经够了！你放心。嘿！那是完啦，完啦，一辈子的完啦！”

说罢，他喝了一大杯凉水。

鲁意莎望着他，放心了，可是摇摇头笑着：“哼，说得好听！还不像酒鬼一样，要不了一天就不算数的。”

“便是一天也是好的，”他很高兴的回答。

“不错！可是究竟什么事教你这样乐的？”

“我就是乐，没有什么理由。”

他肘子靠在桌上，和她对面坐着，把他将来要干的事统统告诉她。她又亲切又不太相信的听着，提醒他汤要凉了。他知道她并没有听，可也不在乎；因为他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们俩笑着，互相望着：他说着话，她并不怎么听进去。虽然她有这样一个儿子很得意，可并不十分重视他艺术方面的计划；她只想看：“既然他这样快活，那就行了。”他一边对自己的议论听得飘飘然，一边望着母亲的脸色，头上紧紧地裹着黑巾，头发雪白，年轻的眼睛不胜怜爱地瞅着他，神气那么安静那么慈祥。他完全能看出她的思想。

“我说的这些，你都满不在乎，可不是？”他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

“哪里？哪里？”她勉强否认。

他把她拥抱着说：“怎么不是，怎么不是！得了罢！用不着辩。你这么办也不错。只要爱我就行了。我不需要人家了解我，既不要你了解，也不要谁了解。现在我再也不需要谁，不需要什么了：我心里什么都有！……”

“啊，”鲁意莎接着说，“他现在又疯着一点儿什么了！……也罢！既然非风魔不可，我宁可他有这一种。”

让自己在思想的湖上飘浮，多甜蜜，多快乐！……躺在一条小船里头，浴着阳光，水面上清新的微风在脸上轻轻拂过，他悬在空中，睡着了。在他躺着的身子底下，在摇摆的小船底下，他感觉到深沉的水波；他懒懒地把手浸在水里。他抬起身子把下巴搁在船边上，像童时那样望着湖水流过。他看见水中映出多少奇怪的生灵像闪电般飞逝……一批过了又是一批，从来没有相同的。他对着眼前这种奇幻的景象笑了，对着自己的思想笑了；他不曾要固定他的思想。挑选吗？

干吗要在这千千万万的梦境中挑选呢？有的是时间！……将来再说罢！等到他要的时候，只消撒下网去就能把在水里发光的怪物捞起……现在先让它们过去，等将来再说罢！

小船随着温暖的微风与迟缓的水波飘浮。天气温和，阳光明媚，四下里静悄悄的。

他终于懒洋洋地撒下网去；俯在到处起泡的水上，他瞧着网完全沉下。呆了一会儿，他从容不迫地把网拉起来，觉得越拉越重了；正要从水中提出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一口气。他知道有了收获，可不知道是什么收获；他有心廷宕，想多嘞摸一下等待的乐趣。

终于他下了决心：五光十色的鱼出现到水外来来了；它们扭来扭去像一窠乱蛇。他好不诧异地瞧着，拿手指去拨动，想挑出最好看的放在手里鉴赏一会；但才把它们提到水外，变化无穷的色彩就黯淡了，它们本身也在他手中化掉了。他重新把它们扔进水里，重新下网。他对于心中蠢动的梦境，极想一个一个地瞧过来，可一个都不愿意留下；他觉得它们在明净的湖中自由飘浮的时候更美……

他唤起各式各样的梦境，一个比一个荒唐。他的思想已经积聚了多少时候没有用过，心中装满的宝藏膨胀得要爆起来了。可是一切都乱七八糟：他的思想好比一个杂货栈，或是犹太人的古董店；稀有的宝物，珍奇的布帛，废铜旧铁，破烂衣服，统统堆在一间屋里。他分辨不出哪些是最有价值的，只觉得全都有趣。其中有的是互相击触的和弦，像钟一般奏鸣的色彩，像蜜蜂般嗡嗡响着的和声，像多情的嘴唇般笑盈盈的调子。有的是幻想的风景，面貌，各种热情，各种心灵，各种性格，文学的或玄学的思想。有的是庞大的无法实现的计划：什么四部剧，十部剧，想把什么都描写为音乐，包括各式各样的天地。还有的（而且是最多的）是暧昧的，闪电似的感觉，都是突然之间无缘无故激发起来的，说话的声音，路上的一个行人，滴答的雨声，内心的节奏，都可成为引子。——许多这一类的计划只有一个题目；大多数只有一二行，可是已经够了。他像小孩子一样，把幻想中创造的当作已经真的创造了。

然而他活泼的生机不容许他长时间的以这种烟雾似的幻梦为满足。座幻的占有，他觉得厌倦了，他要抓住梦境。——可是从何下手呢？这一个跟那一个都显得一样重要。他把它们翻来覆去，一会儿丢下，一会儿又捡起……不，可是不能重拾的，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一个梦决不给你连抓到两次；它随时随地都在变，在他手里，在他眼前，在他眼睁睁的瞧着的时候已经变了。必须赶快才好，可是他不能；工作的迟缓使他惶惑。他恨不得一天之中把什么都做完，但连最小的工作他也觉得困难得不得了。最糟的是他才开始工作已经在厌恶这工作。他的梦过去了，他自己也过去了。他做着一桩事，心里就在懊恼没有做另外一桩。只要他在美妙的题材中挑定一个，就会使他对这个题材不感兴趣。因此他所有的宝藏都变成毫无用处。他的思想，唯有他不去碰它的时候才有生命；凡是他能抓握到的都已经死了。这真是当太尔式的痛苦：仰取果实，变为石块；俯饮河水，水即不见。^[1]

为了苏解他的饥渴，他想乞灵于已经获得的泉源，把他从前的作品来安慰一下……可是那种饮料简直受不了！他喝了第一口便连咒带骂地唾了出来。怎么！这不冷不热的东西，这种乏味的音乐，便是他的作品吗？——他把自己的曲子重新看了一遍，心里说不出的懊丧：他莫名其妙，不懂当初怎么会写出来的。他脸红了。有一次，看到特别无聊的一页，他甚至转过身去看看室内有没有人，又去把脸埋在枕上，好似一个害臊的儿童。又有几次，他的作品显得那么可笑，以至他竟忘了是自己的大作……

“嘿！该死的！”他叫着，笑弯了腰。

但他最受不住的，莫过于那些他从前自以为表白热情，表白爱情的喜悦与悲苦的乐曲。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仿佛给苍蝇叮了一口，用拳头打着桌子，敲着脑门，愤怒得直叫，用粗话来骂自己，把自己当作蠢猪，混蛋，畜生，小丑。最后他喊得满面通红的去站在镜子前面，抓着自己的下巴，说着：“你瞧，你瞧，你这蠢东西，你这蠢驴似的嘴脸！你扯谎！让我来教训你！替我去投河死了罢，先生！”

[1] 当太尔为神话中里第国王，因杀子殒神，被罚永久饥渴。

他把脸埋在面盆里，直浸到闭过气去，然后他脸色绯红，眼珠望外突着，像海豹一般直喘大气，也顾不得抹一抹脸，就奔向书桌，拿起该死的乐曲气冲冲的撕掉了，嘴里咕嘟着：“去你的罢，你瞧，混蛋！该死的家伙！……你瞧，你瞧！……”

他这才觉得松了口气。

这些作品里使他最气恼的是谎话。没有一点东西出于真正的感觉。只是背熟的滥调，小学生的作文；他谈着爱情，仿佛瞎子谈论颜色，全是东搬西拾，人云亦云的俗套。而且不只是爱情，一切的热情都被他当作高谈阔论的题目。——固然，他一向是力求真诚的，但光是想要真诚还不够；问题是要真能做到；而一个人对人生毫无认识的时候，又怎么能真诚呢？靠了最近六个月的经历，他才能发觉这些作品的虚伪，才能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突然看出一条鸿沟。如今他跳出了虚幻的境界，有了一个真正的尺度，可以测验他思想真伪的程度了。

既然痛恨从前没有热情就写下来的作品，再加上他矫枉过正的脾气，他就打定主意，从此不受热情驱策决不写作。他也不愿意再去捕捉自己的思想，发誓除非创作的欲望像打雷似的威逼他，他是永远放弃音乐的了。

他这么说着，因为他明明知道暴风雨快来了。

所谓打雷，他要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但在高处比较更容易触发，有些地方——有些灵魂——竟是雷雨的仓库：它们会制造雷雨，在天上把所有的雷雨吸引过来；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阵雨的季节，同样，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使霹雳的爆发即使不能随心所欲，至少也能如期而至。

整个的人都很紧张。雷雨一天一天地酝酿着。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似乎沸腾了。大地寂静无声，麻痹了。头里在发烧，嗡嗡地响着；整个天地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爆发，等着那重甸甸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又大又热的阴影移过，一阵火辣辣的风吹过；神经像树叶般发抖……随后又是一片静寂。天空继续酝酿着雷电。

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虽然你受着压迫，

浑身难过，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像一个孕妇似的，你的心不声不响的看着自己，焦急的听着脏腑地颤动，想道：“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

有时不免空等一场。阵雨散了，没有爆发；你惊醒过来，脑袋重甸甸的，失望，烦躁，说不出的懊恼。但这不过是延期而已；阵雨早晚要来的；要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它爆发得越迟，来势就越猛烈……

瞧，它不是来了吗？……生命的各个隐蔽的部分，都有乌云升起。一堆堆蓝得发黑的东西，不时给狂暴的闪电撕破一下；——它们飞驰的迅速使人眼花缭乱，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心灵；尔后，它们把光明熄灭了，突然之间从窒息的天空直扑下来。那真是如醉若狂的时间！……奋激达于极点的元素，平时被自然界的规律——维持精神的平衡而使万物得以生存的规律——幽禁在牢笼里的，这时可突围而出，在你意识消灭的时候统治一切，显得巨大无比，莫可名状。你痛苦之极。你不再向往于生命，只等着死亡来解放了……

而突然之间是电光闪耀！

克利斯朵夫快乐得狂叫了。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漂浮的影子。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便是那些在巨大的火焰旁边没有地位的：——野心家，自私的人，一事无成的浪子，——也想借一点黯淡的光辉取暖。

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

可怜的是不能生产的人，在世界上孤零零的，流离失所，眼看着枯萎憔悴的肉体与内心的黑暗，从来没有冒出一朵生命的火焰！可怜的是自知不能生产的灵魂，不像开满了春花的树一般满载着生命与爱情的！社会尽管给他光荣与幸福，也只是点缀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克利斯朵夫受着光明照耀的时候，一阵电流在身上流过，使他发抖了。那好像在黑夜茫茫的大海中突然出现了陆地。也好像在人堆里忽然遇到一双深沉的眼睛瞪了他一下。这种情形，往往是在几小时的胡思乱想，意气消沉之后发生的，尤其在想着别的事，或是谈话或是散步的时候。倘若在街上，他还因为顾虑而不敢高声表示他的快乐。在家里可什么都拦不住他了。他手舞足蹈，直着嗓子哼一支欢呼胜利的调子。母亲听惯了这种音乐，结果也明白了它的意义。她和克利斯朵夫说，他活像一只才下了蛋的母鸡。

乐思把他渗透了：有时是单独而完整的一句；更多的时候是包裹着整部作品的一片星云；曲子的结构，大体的线条，都在一个幕后面映现出来；幕上还有些光华四射的句子，在阴暗中灿然呈露，跟雕像一样分明。那仅仅像一道闪电；有时是接踵而至的好几道闪电；而每一道光明都在黑暗中照出一些新的天地。但这个捉摸不定的力，往往出其不意的漏了一忽儿脸，会在神秘的一隅躲上几天，只留下一道光明的痕迹。

克利斯朵夫一味体验着这种灵感的乐趣，对其余的一切都厌弃了。有经验的艺术家当然知道灵感是难得的，凡是由直觉感应的作品必须靠智力完成；所以他尽量挤压自己的思想，把其中所有的神圣的浆汁吸收干净，——（甚至还常常加些清水）。——可是克利斯朵夫年纪太轻，太有自信，不免轻视这些手段。他抱着不可能的梦想，只愿意产生一些从头至尾都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作品。要不是他有心不顾事实，他不难发觉这种计划的荒谬。没有问题，那时正是他精神上最丰富的时代，绝对没有给虚无侵入的空隙。对于这源源不绝的灵感，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引子；眼中见到的，耳中听到的，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一瞥一视，片言半语，都可以在心中触发一些梦境。在他浩无边际的思想天地中，布满着千千万万的明星。——然而便是这种时候，也有一切都一下子熄灭的事。虽然黑夜不会长久，虽然思想的缄默不致延长到他痛苦的程度，他究竟怕这无名的威力一忽儿来找着他，一忽儿离开他，一忽儿又回来，一忽儿又消灭……他不知道这一回的消灭要有多久，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恢复。——高傲的性格使他

不愿意想到这些，他对自己说着：“这力量就是我。一朝它消灭了，我也不存在了；我会自杀的。”——他不住的心惊胆战；可是这倒反给他多添了一种快感。

然而即使灵感在目前还没有枯竭的危险，克利斯朵夫也已经明白单靠灵感是永远培养不起一件整部的作品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很粗糙，必须费很大的劲把它们去芜存精。并且它们老是断断续续，忽起忽落的；倘使要它们连贯起来，必需靠人深思熟虑的智慧和沉着冷静的意志，才能锻炼成一个新生命。克利斯朵夫既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当然不会不做这一步功夫；但他不肯承认，而硬要相信自己仅仅是传达心中的模型，其实他为了使它明白晓畅起见，早已把内心的意境多多少少变化过了。——不但如此，他有时竟完全误解思想的含义。因为乐思的来势太猛了，他往往没法说出它意义所在。它闯入人灵魂深处的时候，还远在意识领域之外，而这种纯粹的力又是超出一般的规律的，意识也无法辨认出来，使自己骚动而集中注意的究竟是什么，它所肯定的感情又是哪一种：欢乐，痛苦，都在那独一无二的，因为是超乎智力而显得不可解的热情中混在一起。可是了解也罢，不了解也罢，智慧究竟需要对这种力给一个名字，使它和人类孜孜矻矻在头脑里的，逻辑的结构，有所联系。

因此，克利斯朵夫相信，——要自己相信，——在他内心骚扰的那种暧昧的力，的确有一个确定的意义，而这意义是和他的意志一致的。从深邃的潜意识中踊跃出来的自由的本能，受着理智的压迫，不得不和那些明白清楚而实际上跟它毫不相干的思想合作。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品不过是把两种东西勉强放在一起：一方面是克利斯朵夫心中拟定的一个伟大的题材，一方面是意义别有所在而克利斯朵夫也茫然不知的那些粗犷的力。

他低着头摸索前进，受着多少矛盾的，在胸中互相击撞的力的鼓动，在支离灭裂的作品中放进一股暗晦而强烈的生命，那是他无法表白，但是使他志得意满，非常高兴的。

自从他意识到自己有了簇新的精力，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对人家过去教他崇拜的一切，对他不假思索而一味尊敬的一切，敢于正视

了；——并且立刻肆无忌惮的加以批判。幕撕破了：他看到了德国人的虚伪。

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它的虚伪。人类的食粮大半是谎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这些谎言是适应每个民族而各各不同的：各民族之间所以那么难于互相了解而那么容易彼此轻蔑，就因为有这些谎言作祟。真理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谎言，而且都称之为理想；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呼吸着这些谎言，谎言成为生存条件之一；唯有少数天生的奇才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不怕在自己那个自由的思想领域内孤立的时候，才能摆脱。

由于一个极平常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突然发觉了德国艺术的谎言。他早先的不觉察，并非因为他没有机会常常看见，而是因为距离太近，没有退步的缘故。现在，山的面目显出来了，因为他离得远了。

（选自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作品评论】

《约翰·克里斯朵夫》共4集10卷。作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的欧洲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伟大的音乐家克里斯朵夫一生的奋斗经历，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克里斯朵夫的形象展现出20世纪初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特征。小说以感情为线索，凸显了克里斯朵夫的精神探索历程。克里斯朵夫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一个小城的穷音乐师家里，从小就表现出音乐天赋。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从小就有反抗意识，但是受到统治阶级的排斥，因而逃亡巴黎，又从巴黎逃往瑞士，在阿尔卑斯山区隐居，潜心进行音乐创作，后来成为颇负盛名的音乐家。他潜心创作宗教音乐，内心平静，一心追求“清明高远的境界”。克里斯朵夫是一个敢于追求真理的艺术家。他人格高尚、才华横溢、勇于反抗、顽强奋斗。这一鲜明的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小说的特点是以感情为线索展开情节，强调

人的性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并从正反两方面刻画了克里斯朵夫的典型形象。选文部分正说明了小说的这些特征。卷四《反抗》的第一部“松动的沙土”开篇就洋溢着克里斯朵夫摆脱了自己性格当中的弱点，摆脱了一直束缚着他的情欲，摆脱了自己精神羁绊的欢笑。他享受这个时刻并在兴奋之后仔细思考，开始认识真理，并表达了通过艺术创造真正人生的思想。在这里有出色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也有含有抒情色彩的议论，这些艺术手段把克里斯朵夫的形象和情感渲染得恰到好处。

【相关链接】

1. 柳鸣九：《罗曼·罗兰与〈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评价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2. 徐京安：《一颗“伟大的心”——罗曼·曼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见孟庆枢，李毓榛主编，《外国文学名著鉴赏》（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3. 许金生：《克里期朵夫——真诚地追求真善美的人》，《外国文研究》1981年第2期。

追忆逝水年华（节选）

[法国] 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意识流小说作家。他把人的精神活动放在小说的中心，以描写意识中的世界为目标，在法国文学史上首开意识流小说的先河。普鲁斯特出生于富足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位名医，因而有机会出入上流社会。大学期间曾钻研柏格森哲学，认为“生活存在于意识之中”，因此开始倾其一生之力创作柏格森哲学式小说《追忆逝水年华》。这部小说不仅奠定了他在法国当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对欧美当代小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章 斯万的爱情

.....

音乐会继续进行，斯万知道他在这个新节目没有结束以前是脱不了身的。跟这些人一起被囚禁在这间屋里，他感到痛苦，他们的愚蠢和可笑刺痛着他的心，更何况他们不知道他在爱着一个人，而且即使知道，也不会感到兴趣，只能是笑他幼稚，惋惜他做出这等傻事；他们把他的那份爱情表现为只为他一个人存在的主观状态，缺乏任何外在的东西向他证明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他特别感到痛苦的是，他的奥黛特绝不可能来到，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对她都一概陌生，她完全不能涉足的这个地方，而他还要持续流放下去，以至于乐器的声音简直要使他叫喊起来。

突然间，奥黛特仿佛进来了；看到她的出现，他简直肝肠寸断，不由得把手捂住心口。原来小提琴奏出了高音，连绵缭绕，仿佛若有所待，这等待在继续下去，怀着已经瞥见它等待的对象从远处走将过来的激奋维系着那高亢的乐音，同时作出最大的努力持续到它的到